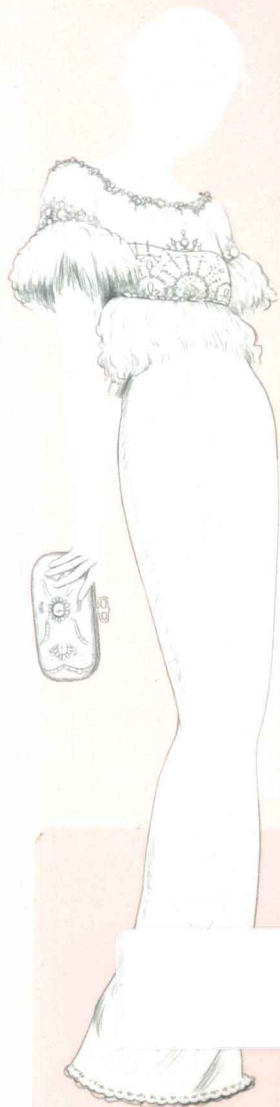


赵格羽 著

国内
第一本纪实体
相亲小说



顶级红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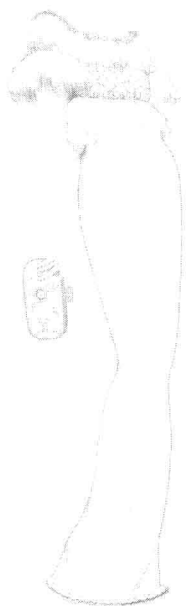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从私人定制开始

这世界上，很多的爱情
其实都是开始于
人为的邂逅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赵格羽 著



顶级红娘

爱情从私人定制开始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顶级红娘 / 赵格羽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3. 11
ISBN 978-7-5500-0721-5
I. ①顶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81500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顶级红娘: 爱情从私人定制开始
作 者 赵格羽
出版人 姚雪雪
出版统筹 柯利明
特约监制 何亚娟
责任编辑 张 越 程 玥
特约策划 林苑中 雨 微
特约编辑 雨 微 燕 兮
封面绘图 降级生
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710mm×980mm
印 张 21.5
字 数 355千字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721-5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3-27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- Chapter 01 罗马式浪漫 001
- Chapter 02 再见已是尴尬身 029
- Chapter 03 爱和目标，选择哪一个 079
- Chapter 04 相亲的 N 种潜规则 123
- Chapter 05 新欢和旧爱 161
- Chapter 06 爱情真相永远很残忍 209
- Chapter 07 最好年龄的你和我 251
- Chapter 08 爱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83
- Chapter 09 王子爱的永远都是公主 311
- 后记 336

Chapter 01

罗马式浪漫



1 如果我的一生只有绘画和爱情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爱情就是不会让人自由的。爱情和自由就好像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而我一度都渴望拥有。

何谓绝好的爱情，那就是身、心、灵的相合，缺一不可。身体契合，这是人最原始的欲望，对身体的迷恋。心有灵犀，这是有精神的共鸣和吸引。而灵魂，soul mate，这是最高层次的，可遇不可求。

他爱上我，因为我的认真，而不是我的容貌，这是一件高兴还是悲哀的事情呢？

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做红娘，一个连自己的感情都没着落的毕业了只懂画画的黑毛丫头，怎么能做好红娘呢？我自己都怀疑自己。

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给这些身价上亿的男人做红娘，这些不差钱的男人真的是来这里相亲的吗？我非常怀疑他们的诚意。

我从来没有想到过“男婚女嫁”会成为一个难题。可如今，“男婚女嫁”真的成为了难题，也更是我自己的难题。当然，正因为如此，便有“红娘”存在的价值。这一点，我毫不怀疑。

我从来没想到过，在我生命里本是常客的男人会成为过客，而本是过客的男人却成为了常客。这一点，我仍然心存怀疑。

我想起小时候，妈妈教育我说：“女人嫁得好才是王道。”

这句话多么俗啊。但我相信现在很多父母还是在用同样的腔调教育他们的女儿。所以，我那颇有先见之明的老妈，一心为了我长大后能嫁个条件好的男人，便开始把我当“淑女”来培养。举止谈吐，都要我与普通女孩子不同。“坐要有坐相，站要有站相，肩膀打开，不能含胸驼背，不能背靠椅背，那就泄了气。”

从小，我被教育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吃冰淇淋。“瘦才是王道，在欧洲，瘦人才属于上流社会，胖人是进不了上流圈子的。为什么呢？上流社会的人讲究品位讲究

气质，而人一旦胖起来，怎么都跟品位和气质无缘了。虽然胖被称作珠圆玉润，但是放眼这天下，却永远都是瘦人的天下。人只要胖起来，都会跟脏、俗、风尘气等字眼挂上钩。”妈妈总是这么教育我。

当然，我妈妈对自己要求也很高，她饱读诗书，文学素养很高，年过四十依然保持了苗条的身材。她告诫我，女人连自己的身材都控制不了，一辈子也成不了气候。就这样，我的童年在严格的条条框框中和无止境的学习班中度过。每当打瞌睡的时候，老妈就在旁边念叨：“小的时候不努力，没点技艺，长大了看你怎么嫁个好人家。有个技艺特长，就算有一天你嫁得不好，也还可以靠当老师来养活自己。”

我反驳：“妈，你让我学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嫁得好吗？我要是嫁得不好，那岂不是白学了？”老妈用手指头戳我的小头生气地说：“你才多大点，就敢跟我顶嘴？记住了，淑女是不能顶嘴的。妈可是过来人，老祖宗的淑女教育那都是有道理的。”于是，我只得低头沉默。

从小，妈妈就教育我男女有别，男孩子可以打架、可以爬树、可以粗犷、可以不修边幅，但是女孩子却万万不可以。女孩子每天的衣服都要整洁如新，从头到脚都要弄得香喷喷的，脸上万万不能有眼屎这些东西。在男生面前，更不能毫无顾忌地大笑，不能反驳长辈或者男生的观点，当然更不能有当众挖鼻子放屁这种行为为了。

“你要做男人心中的女神，而且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，把你最美的一面展现在男人面前。这样，男人才会把你放在心上。”妈妈从小就开始给我上情感课。

那时的我，总是一边听着一边点头，似懂非懂。总之，我妈妈就是这样，每天早晨很早起床，每天晚上很晚睡觉，呈现在我爸爸面前的，永远是精致的妆容，整齐柔顺的长发，永远都是清香四溢，且随着气候和心情散发不同的香味。

不过，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懂得，做女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何况，是女神呢！后来，长大后，我才明白，女神这条路，实在不适合我去走，“女神”这个称呼，实在不适合扣在我头上。因为，我没有继承到妈妈骨子里的“优雅”做派，反而是继承了爸爸的粗犷风范。

其实，女神也会发脾气的，女神吃五谷杂粮，也会打嗝、也会放屁、也会拉屎。女神也是普通女人啊。要在男人心中保持女神形象，谈何容易？

“女人就是麻烦。”所以，我一度抱怨老天为何让我做女儿身，做一个大老爷

们儿，只需打拼天下就是了，哪像女人那么累！

从三岁起，琴棋书画加舞蹈，老妈一样都不让我放过。最后，在爸爸的支持下，我终于获得了一点自由。

爸爸说：“你看，咱们家依依对画画感兴趣还有天赋，那就让她专心学画画吧，其他的就别学了。术业有专攻嘛！”终于，这个建议得到了妈妈的首肯，我的童年因此还不算过得太惨。

我画的第一幅画，是我们家一家三口。那时候，我的亲姐姐崔爱玲还被寄养在外婆家。那样的画，很多孩子都画过吧。不过，我把我爸爸画得很帅，把我妈妈画得很凶，画中的我则牵着爸妈的手荡着秋千。这幅画后来被放在我家的书柜里。

终于，我迎来我人生的大解放。那是我十八岁时，妈妈送我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学画画。其实，我家也顶多算个小康人家，妈妈是会计，爸爸在一家城建公司做中层。但妈妈为了我的嫁人大业，勒紧裤腰带豁出去了。

机场临别时，妈妈无限不舍地抚摸着我的头发：“妈节衣缩食地供你最好的教育，让你去艺术圣地熏陶，就是希望你有一些艺术的气质。所以，你千万要学成归来，不要让妈妈失望啊。”我点点头。爸爸则说：“都出国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。依依，一个人出国了，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”

进了安检后，我突然觉得身心轻盈，仿佛长了翅膀一般。我感觉自己投入了自由的怀抱。原来，这就是裴多菲笔下的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；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”。那时，我没有品尝爱情，终日在妈妈伟大的期望里，我是没有自由的。后来，爸爸跟我说，那天妈妈哭了，说这孩子真狠心，进了机场竟然也不回头看她一眼。她其实不知道，我过安检的那一刻，就仿佛是一个饥饿的人看见了面包，一个失明的人重见了光明一般兴奋得忘乎所以。

我开心地疾步如飞：我再也不用装淑女了，我终于可以真真正正地做一次自己啦！所以，就算我后来去过很多城市，沐浴过很多城市的阳光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觉得不及托斯卡纳的阳光那么让人感觉幸福。

有时候，我想，如果我的一生，都只有绘画和爱情，就像杜拉斯一样，一生只有写作和爱情，那该多好啊！

沐浴在托斯卡纳的艳阳下，品着托斯卡纳的葡萄酒，去梵蒂冈博物馆听老师讲达·芬奇，讲米开朗基罗，然后吃两球纯纯的香草或者草莓味的意大利冰淇淋，再

去圣彼得大教堂里看看壁画，又或者坐在西班牙广场前写生，和着教堂的钟声画完我一幅一幅的画。

有时候我一个人在罗马转，有时候我在佛罗伦萨，有时候我又去了威尼斯，或者我去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湾。那不勒斯湾的海水湛蓝，弧度美得让人感叹，那是绘画者的天堂。

总之，在意大利，随处都可以看见艺术家，是一个典型的视艺术为生活的国度。这里有被教堂美术馆收藏的大艺术家，也有在街头景点靠写生或者画风景画赚钱生活的画者，当然还有在街头画宗教粉笔画的学画的学生。

我之所以如此迷意大利，是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爱情。虽然我是一个渴望自由和真实的人，但我还是沉醉于爱情。

毕竟，我是女人，被爱，是女人的天性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爱情就是不会让人自由的。爱情和自由就好像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而我一度却渴望都能拥有。

鲁阳明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生命中第一个爱的男人。他是我在佛罗伦萨艺术学院的同学，也是中国留学生。我们都爱吃火锅，在意大利想要吃顿正宗的火锅，那就等于你在中国吃顿正宗的西餐。异国他乡，两个饥饿的人一起寻找正宗的麻辣火锅，那是一种多大的毅力，也是一种多大的默契。当然，结果是，我和他找遍整个佛罗伦萨和罗马主城区，都没有找到。于是，我们只得自己在家DIY麻辣火锅。

这就是饮食男女，从而升级为了恋爱男女。所谓饱暖思淫欲，这该就是我和鲁阳明相恋的重要因素吧。意大利到处都是帅哥美女，在意大利上学，不找个意大利帅哥当男朋友实在有亏。这是我的小学同学桑甜说的。

在意大利，调情的确是意大利帅哥的基本礼仪。在意大利街头，只要稍微打扮入时，你都会得到意大利帅哥热情的抛媚眼甚至吹口哨，或者是更直接的搭讪。调情，谈谈爱。其实这也不错。只不过，我还是更在乎精神追求。

刚好，鲁阳明跟我都是学油画的，我们都热爱绘画，热爱艺术，我们经常就佛罗伦萨画派和威尼斯画派争论不休。每次，我和他都争论得面红耳赤。最后，他都是让了我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跟你争了。”在绘画上，我总是给他挑毛病：“嗯，这色彩不太对。这线条太硬了。”最开始，鲁阳明都不听我的意见，不过他总是思考了一夜，然后告诉我：“嗯，亲爱的，你说得有道理。你看看。”于是，鲁阳明就把新画的一幅画给我看。

在租来的破旧的公寓里，放着我们很多的写生作品。我们总是把最新的一幅挂在墙上，然后两人都后退三步，看着新画的作品。

爱，不是两个人互相对视，而是两人看向同一个地方。这是《小王子》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说的。我觉得非常贴切。

热爱画画的我们，此刻的画面也是大自然画的作品。

我多么希望我和鲁阳明，就这么过着写生、旅行、养花、做麻辣火锅的日子。我一度认为这就是琴瑟和鸣、高山流水。

何谓绝好的爱情，那就是身、心、灵的相合，缺一不可。身体契合，这是人最原始的欲望，对身体的迷恋。心有灵犀，这是有精神的共鸣和吸引。而灵魂，soul mate，这是最高层次的，可遇不可求。

佛罗伦萨是一座古老而精致的城市，城市不大，但是每条街道，都可以拍电影。相比罗马，佛罗伦萨显得更精致、更文艺一些。这是徐志摩笔下的“翡冷翠”，佛罗伦萨的文艺范儿早就受到中国学子的青睐，当然，还有来自全世界的。

那时的我，是多么快乐啊，我右手握着画笔，左手牵着男友。我的艺术和爱情，就在佛罗伦萨这座城市里璀璨绽放，绽放得甚至有些放肆。

因为那是在异国，没有父母管教，不惧人言，我过得如此无拘无束。

我和鲁阳明，每天谈论着佛罗伦萨的名人，从达·芬奇、但丁、伽利略、拉斐尔、米开朗基罗、多纳泰罗、乔托、莫迪利阿尼、波提切利、提香、薄伽丘，再到彼德拉克、瓦萨里、马基雅维利……是的，那就是足以影响欧洲历史上千年的文艺复兴。我们总有谈不完的话题，我们总有做不够的爱。

我和鲁阳明第一次约会，就是在佛罗伦萨的旧桥（又叫老桥），那是一座非同小可的桥。那天，我坐在旧桥边的石头上写生，看着桥上来来往往的行人，有一半是游人。我喜欢画小孩子，所以，只要看到有感觉的小孩子，我都会备感兴奋地快速画下。我从不找模特，我觉得那太死板，不够生活。所以，只要找到了感觉，我都会把那一幕记在脑海里，然后用我的画笔去还原。

鲁阳明说，他看见我在旧桥边上画画，眼神中透着光芒。也许这就是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。他说，那一刻，他便爱上了我。

他爱上我，因为我的认真，而不是我的容貌，这是一件高兴还是悲哀的事情呢？

鲁阳明走了过来，从包里掏出一幅画递给我。在那之前，我和鲁阳明还不是很

熟，我有些疑惑地打开了那幅画，打开的那一刹那，我愣住了。画中的主角正是我，是我在旧桥边上认真画画的情景。

“我画人，没想到我却成了画中人。谢谢你。谢谢你把我画得那么美。”我对他说。

我想起了那句诗句：“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

也正是那一刻，我发现我的“认真”被一个男人所欣赏，我也爱上了这个男人。

2 你说会带我吃遍意大利每家餐厅的意面

“希望？你知道做画家怎么才能出头吗？”阳明大声地问我。

我愣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“是死亡！只有死亡才能令画家出头！”

四年后，我和鲁阳明从艺术学院毕业了。那时我已经二十二岁，我和鲁阳明来了罗马。罗马是一座历史之城，每一块砖头都有上千年历史。罗马虽然没有佛罗伦萨精致，却透着大气和沧桑。它的包容和大气，它的海纳百川，就好比北京，而佛罗伦萨则像上海。

我和鲁阳明打算从街头艺术家做起。他为游人画像，价格不等。我画风景画，一幅十欧元至二十欧元不等。我们的根据地都是在旅游地，比如梵蒂冈门外，比如西班牙广场旁，比如许愿池旁，比如圣彼得大教堂门口。

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我们就像两个中国传统的农民一样。黄昏时分，游人开始散去，于是我和阳明就收工，两人去冰淇淋店买冰淇淋，然后牵手去超市买蔬菜，生意好的时候，我们就趁机去餐厅大快朵颐。意大利餐中，只有意大利面我是吃不腻的。

鲁阳明知道我喜欢吃意大利面，他说：“我要带你吃遍意大利每家餐厅的意大利面。”这句话，已经是最动人的情话了。我觉得这比“我爱你”要生动多了。由此可见，我也不是那么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，只是一个爱吃意大利面的小女子而已。

这样的日子，一过就是两年。

那天，我正在梵蒂冈区当解说员，有时候我也去给中国旅行社当解说员，虽然是解说，但解说的是艺术，离我的画并不远。梵蒂冈里的宝贝太多了，那是我这等热爱艺术的人穷其一生都看不够看不腻的圣殿。

那天，我正在西斯廷小教堂给游客解说米开朗基罗的名画《创世纪》。我的手机就一直在响，但出于职业素养，我坚持讲完才看手机。

“《创世纪》是米开朗基罗花费四年时间绘制的著名壁画，以《圣经》中同名篇章的故事为主线，分为九个部分和主题，描绘的人物多达三百个，分布在西斯廷教堂整个长方形大厅的天花板上。整幅画作长 36.54 米，宽 13.14 米，总面积近五百平方米，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壁画之一。整个作品气势宏伟，场面波澜壮阔，人物刻画得极富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，堪称世界艺术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。它和西斯廷教堂中的另一幅大型壁画《最后的审判》并称为米开朗基罗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幅绘画杰作。”我津津有味地解说着。

终于，我讲说完回到家，发现鲁阳明脸色难看。门口处，我看见一个旅行箱，我眉头一皱。

“阳明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”

“这样的日子我简直受够了！”鲁阳明一脸的厌倦和不耐烦。

我十分惊讶：“我以为，你也会喜欢这样的日子，我们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们自由，我们不用上班，我们有艺术，我们有爱情，我们还能靠画画赚钱养活我们自己，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何时能进博物馆，但至少我们有希望，不是吗？”

“希望？”阳明冷笑了声，那表情我突然觉得他好陌生。也许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，从前的一切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

我侧头一看，垃圾桶里是各种颜色颜料和画笔。

“希望？你知道做画家怎么才能出头吗？”阳明大声地问我。

我愣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“是死亡！只有死亡才能令画家出头！”阳明非常激动。

我依然愣着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阳明说得其实不无道理。画家这行是残酷的职业，成名的概率还不如歌手和小说家。很多画家的画都是在他死后才被世人认可，最著名的比如梵高。可是那有什么用？

我试图辩解，却找不到反驳的论据。只有沉默。

片刻，我抬起头：“我都明白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一切不是你要的，我会放你走。”

阳明听了，愣了片刻。突然，走了过来抱着我：“依依，我想了很久，在画画这条路上，我走不下去了，熬不下去了，国内现在形势一片大好，到处都是黄金，我要回去了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吧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不，我喜欢这里，就算一辈子没名没利，我也要画下去，画画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”

阳明看着我，有些失望：“看来，在你眼里，你最在乎的还是你的绘画。”

我反驳：“看来在你眼里，你最在乎的还是你的未来前程。”

“阳明，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，我们不缺吃不缺穿，我们每天都挺开心的！不要走，好不好？”当我看着鲁阳明朝门口走去的时候，我开始央求鲁阳明。之前，我从来都没有央求过他。

不过，鲁阳明拎起箱子就走了。那么决绝！我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，越来越远。

正所谓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。他追求名利地位，我追求艺术自由，我们终究也会分道扬镳。原以为，我和他是同一路人，可他不是。鲁阳明走了，我没有哭。

第二天，我只是一个人去吃意大利面，吃着吃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：“阳明，你说过的，你会带我吃遍意大利每一家餐厅的意大利面。”

后来，我终于明白，也许，这一切早都有了预兆。

我和鲁阳明第一次见面的旧桥，设计者则是乔托的弟子哥第，桥上原本一间间的商店是铁匠、屠夫和皮革商，后来改为珠宝店及金匠。旧桥的闻名是源于但丁不幸的初恋，据说，当时但丁在桥上一端走来，刚好邂逅了从对面走来的一个八岁的少女，但丁凝视着八岁少女，既惊喜又怅然；而八岁少女却手持鲜花，双目直视前方，径直从但丁身边走过，仿佛没有看见但丁。著名画家亨利·豪里达在他的油画《但丁与贝特丽丝邂逅》中所描绘的但丁与贝特丽丝相遇并一见钟情的情景。画中手持鲜花的少女就是诗人但丁的梦中情人贝特丽丝。不过，贝特丽丝最终并没有嫁给但丁。在但丁第二次见到她时，她已被迫嫁给了一位伯爵，不久就夭亡了。

旧桥还带给大画家达·芬奇灵感。据说他在创作《最后的晚餐》时，耶稣讲出有人出卖了他时，众门徒的神情各异。达·芬奇对所有门徒的神情都有主意，就是对出卖者犹大的神情没有主意。有一天，达·芬奇在旧桥上，看见了一个金匠打烊后清点自己的银两时满足的神情，达·芬奇突然找到了感觉，他就是犹大。于是，《最后的晚餐》诞生了。

而鲁阳明，他出卖了他的艺术梦想，背叛了他的爱情，他的承诺。

而我的源于旧桥的初恋也跟但丁一样的不幸，不幸地夭折了。所不同的是，但丁的初恋夭折于天意，而我的初恋夭折于人为。

如果，我们的第一次约会，不是在旧桥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？

后来，我知道，那佐料也差不到哪里去。只是少了一种佐料，那就是——爱情。

我们只是人生选择不一样，有什么可抱怨呢？就好像他选择了去北方，我选择了南方。只是，我高估了爱情。

鲁阳明离开后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少了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似的。

我不会认路。从前，鲁阳明就是我的活地图，只要有他在，我就能自由地穿梭在罗马的每一条街道上。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但是不认识路的话，你就会在原地打转。

那天，我一个人从西班牙广场画画回家。我喜欢走路回家，可走着走着，怎么就是走不到我住的旧公寓里。方向走错了，当然就越走越错。

街灯亮了起来，这街灯远远没有国内的明亮。我就在这昏暗的街灯下哭了起来。还好，灯光很暗，没有人看得见我的眼泪。

后来，我终于学会了一个人怎么走路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认准方向，找准参照物，实在拿不准就借助外援，可以问人嘛。现在科技如此发达，发挥手机和网络的功效，各种电子地图只需要点开就知道了。

人在旅途，谁能保证走的每一步都有父母和爱人在身边呢？总有一些路，是要靠自己走下去的。

以前每次做麻辣火锅，我都负责洗菜，而他调制火锅底料。然后，两人喝着啤酒吃着火锅看着意大利帅哥踢球，然后度过我们自由而放肆的他乡之夜。

那天，罗马下了一场雨，有些冷，我突然特别想吃火锅。于是，我打算自己做，我不知道花椒、辣椒、姜片的比例是多少。当我尝着自己做好的火锅，能吃倒也是

能吃，但总是感觉少了一些味道。我上网搜了一下自助火锅的做法，发现和我做法没什么区别呀。后来，我知道，我自己调制的作料也差不到哪里去，只是少了一种关键的作料，那就是——爱情。

六年的感情，已经因为我们各自的人生选择不同而化为了零。

既然人生选择不一样，他选择回国，我选择留下，他放弃画画决定从商，而我决定继续自己画画的梦想。

那时，我一度很恨他，恨他背叛了我们的诺言。我不止一次地开导自己：我们只是人生选择不一样，有什么可抱怨呢？就好像他选择了去北方，而我选择了南方。只是，我高估了爱情。可是每次午夜梦回，还是会很难过。

鲁阳明回国后，就没有再和我联系，我看到他在QQ上给我的留言，可我没有回。既然走，就不如走得彻底一些。

我则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绘画以及和绘画有关的工作上。每天一早，我就换上漂亮的衣服，有时候是红绿相间的改良碎花旗袍，有时候是波希米亚的大花朵长裙，有时候则又是纯棉的休闲装。我试图通过新衣服，来换取一份崭新的心情。当然，有一种衣服我从来不会穿，那就是中规中矩的职业套装，我感觉那样我的身体就会被束缚着没了自由一般。

因为对色彩的敏感，所以我善用各种鲜亮颜色的大丝巾来搭配。做头巾，做围巾，做腰带，总之，就是要很有艺术范儿的样子。后来，我的好友桑甜看见我在罗马画画的照片，说我很有好莱坞明星范儿。

当然，我打扮个性又入时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为了今天的收入更好。简单来讲，这就是为了造型和包装。所以，我的生意会比其他人好一些。就好像《芙蓉镇》里的豆腐西施，又或者新龙门客栈里的金湘玉一样。

我喜欢在西班牙广场附近支个摊儿，那里浪漫的情侣最多，生意很不错。我画着罗马的每一条街道，画成A4纸那样大小的明信片般，卖给这些游客。游客大多都是买回去放在家里裱了起来挂在墙上，作为到罗马一游的纪念。这样的画还比较受欢迎，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，说得好听一些，那也是一件作品，虽然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无名画家画的。当然，我的竞争者也不少，因为像我这种街头艺术家，在罗马实在是多如牛毛！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能够继续画下去，能换来面包和房租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我又当了两年的街头艺术家。鲁阳明离开我的这两年里，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单身，偶尔也和男生约会，不过见过两次后就没有了下文。

那一天，我如常在西班牙广场旁开画。一个身穿休闲服戴着大墨镜的男人走了过来，是个大约三十岁的华人。在异国看见华人还是很亲切的，只是戴着大墨镜，让我看不清他的眼睛。他环顾了一圈，大约也是因为看见我长着华人面孔觉得亲切，才走到我的摊儿前。他看了看我面前的大画板展示的成品，指着一张：“这张不错，只是，我不希望有花。”

我有些为难：“加上东西容易，可是没法去掉。”

男士说：“那你重新帮我画一张吧。一个小时可以吧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抱歉，虽然是简单的油画，但是我至少需要三小时。您是游客吗？如果您赶时间的话，您可以看看其他家是否有喜欢的。”

男士有些生气：“你会不会做生意啊？哪有人把顾客往别人家推的。记住，一个好的生意人，永远会想方设法去满足客户的要求。”

我有些愣住了。片刻，我笑了笑反驳道：“谢谢您的建议。可是艺术不是生意。艺术是独一无二的，不是大规模生产，不是 ISO 标准！我就算没成名，但是我画的每一幅画，都倾注了我的心血，融合了我的创意和灵感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不是市场上那些被大量复制的印刷品！”

男士听了我的回答，摇了摇头，笑了笑：“艺术是独一无二的！”

我以为他会转身离开，没想到他从钱夹里掏出二十欧元放在我的小摊上：“这样，你先画着，这画我下午六点来取。”

我有些推托：“要不，您下午六点来取画的时候再给我钱吧。”

男士坚持道：“这是订金。既然有买卖，那就要有订金。这是规矩。”

他又看了看手表：“现在是十二点，还有六小时，我还有点事儿要办，下午六点我来取画。”

我只得收下那二十欧元：“好，那您记得来取画。”

他匆匆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摇摇头。

来意大利的男人都入乡随俗了，有事没事儿都整个大墨镜戴着，好像明星一样。是的，意大利男人爱戴墨镜，不是因为阳光强烈，而是他们很臭美，甚至比女人还臭美。于是，我就专心地画着画。中午强烈的阳光也渐渐地变得温和了，我看着我